

§ 22-3 实物粒子的波动性

The Wave Nature of a Real Particle

一、**德布罗意波** 光的波粒二象性引起了法国德布罗意的反向思考

1924年德布罗意在他的博士论文“量子论研究”中，大胆地提出了一切实物粒子都具有波动性的假说。

该假说对实物粒子建立了一种微粒和波动双重性的图象。

类似于光的波粒二象性，质量为 m 、以匀速运动的粒子具有相应的频率 ν 、波长 λ 。

这种描述实物粒子的波称为“物质波”或“德布罗意波”。

实物粒子同光子一样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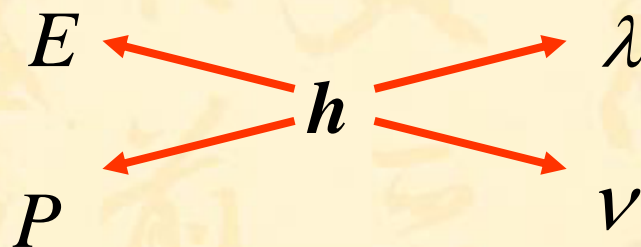
$$E = mc^2 = h\nu \quad P = mV = \frac{h}{\lambda}$$

一个具有能量 E 、动量 P 的实物粒子，其相应的物质波的频率和波长分别为：

$$\nu = \frac{E}{h}$$

$$\lambda = \frac{h}{P}$$

物质性与波动性通过普朗克常数 h 联系起来。



德布罗意公式

$$\nu = \frac{E}{h} = \frac{m_0 c^2}{h \sqrt{1 - (V/c)^2}}$$

$$\lambda = \frac{h}{P} = \frac{h}{m_0 V} \sqrt{1 - \frac{V^2}{c^2}}$$

非相对论近似下：（ $V \ll c$ 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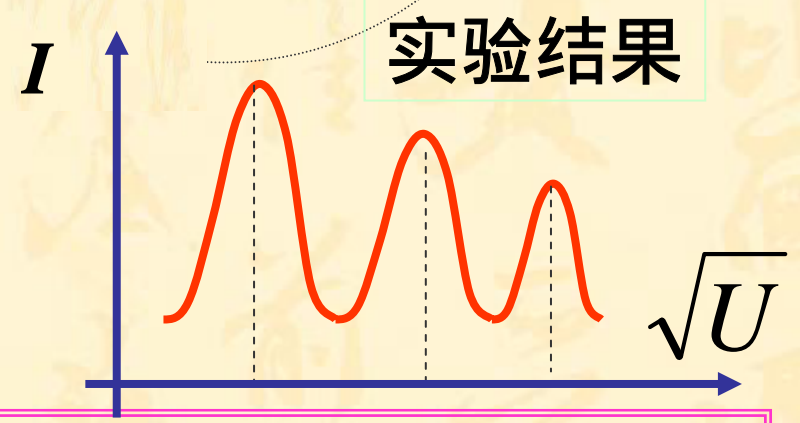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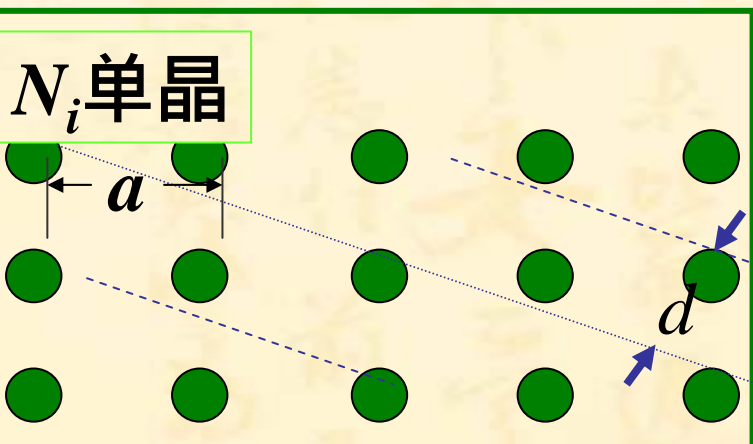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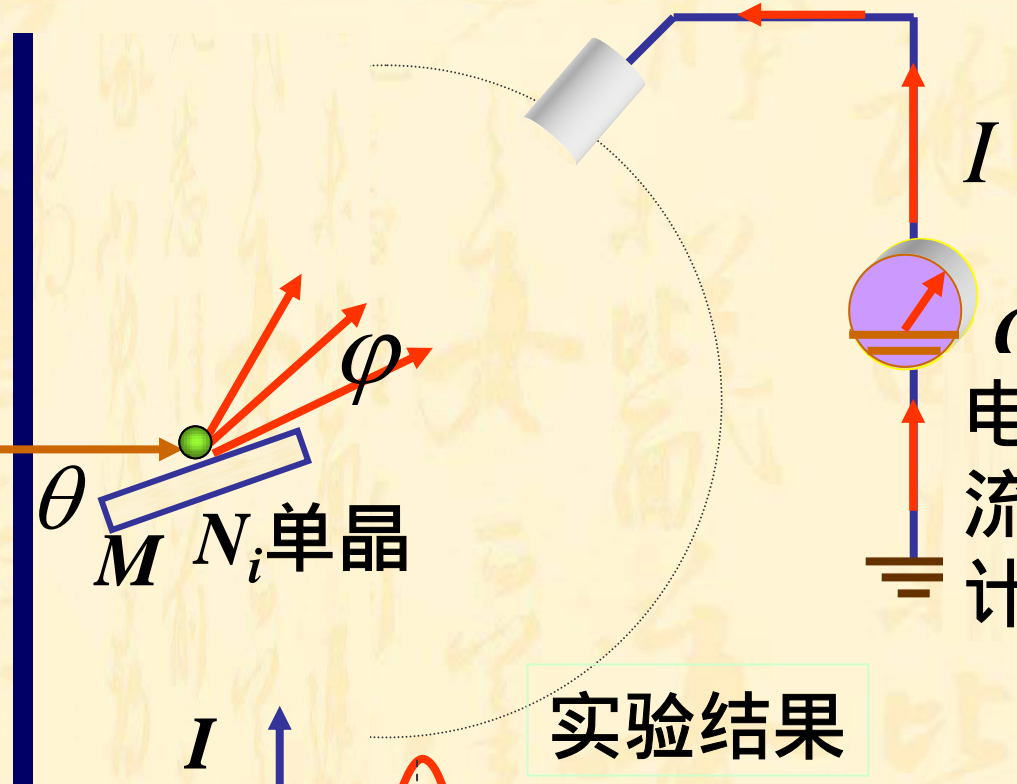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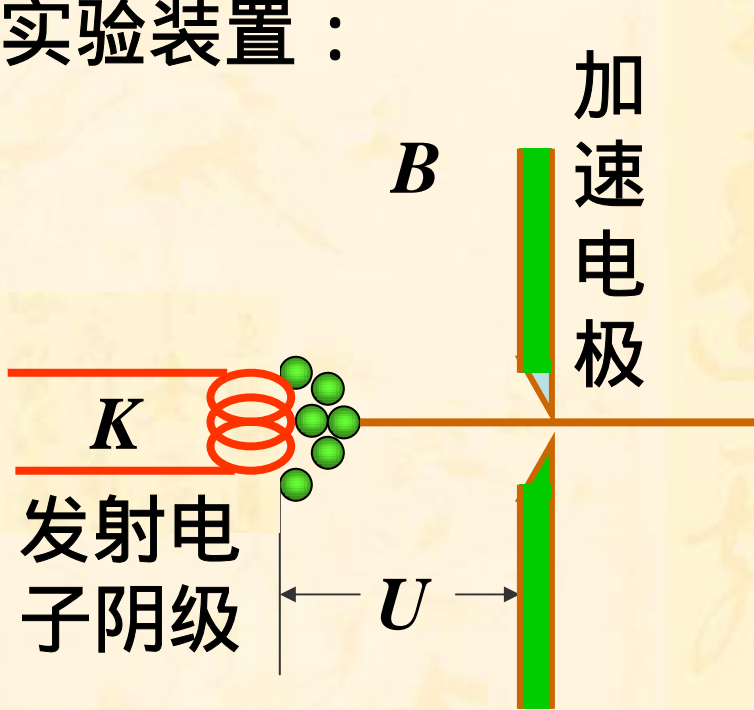
$$\nu = \frac{m_0 c^2}{h} \quad \lambda = \frac{h}{P} = \frac{h}{m_0 V} = \frac{h}{\sqrt{2m_0 E_K}}$$

$$E_K = \frac{1}{2} m_0 V^2$$

德布罗意波的实验验证

戴维逊--革末实验

实验装置：



电流出现了周期性变化

实验结果：

当 $U=54\text{V}$, $2d=0.215\text{nm}$ 时 , 在 $\varphi=50^\circ$ 的方向上测得电子流的极大值 (散射极大) 。

理论计算：

电子德布罗意波长：

$$\lambda = \frac{h}{\sqrt{2em_0U}} = \frac{12.3}{\sqrt{U}} = 0.167\text{nm}$$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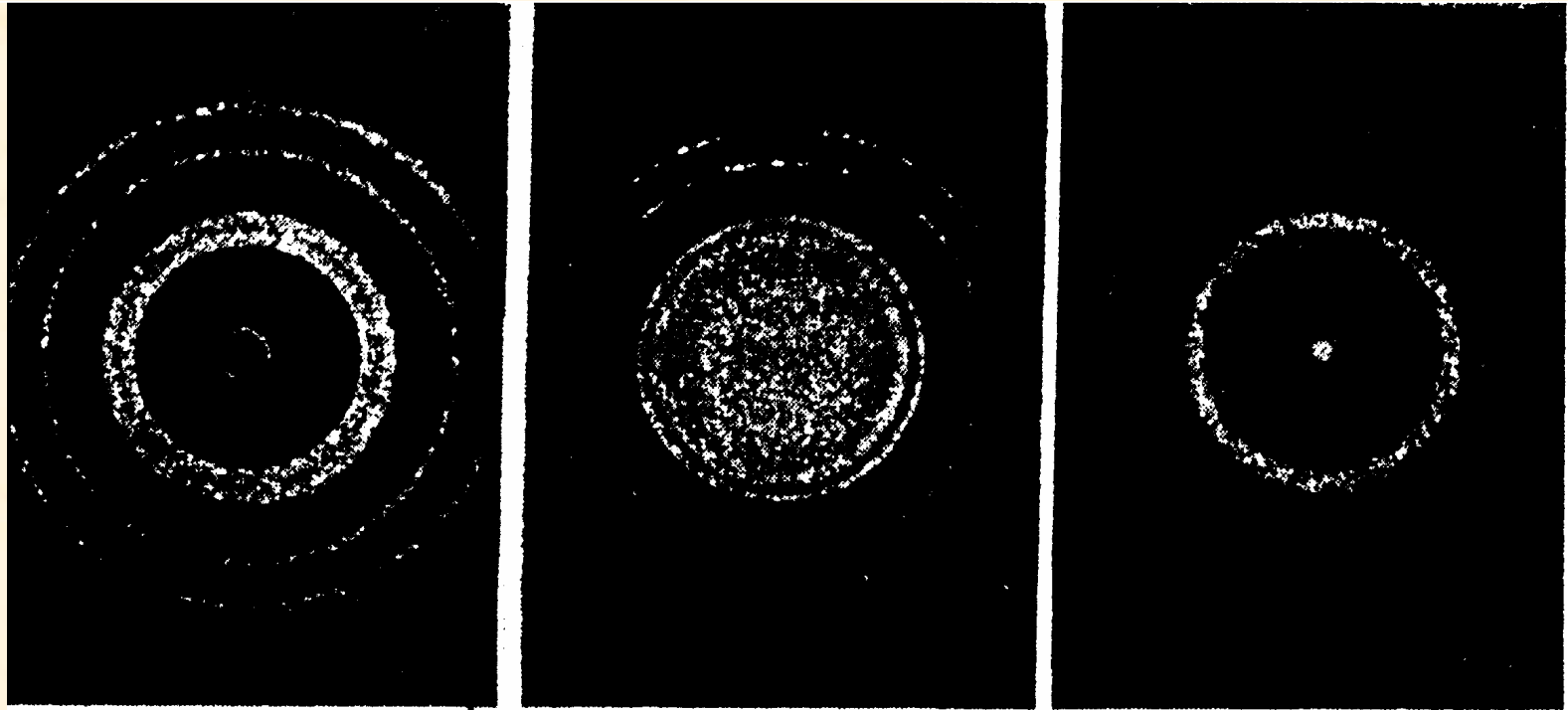
散射极大方向满足喇格公式

$$2d \sin \varphi = k \lambda$$

$$\sin \varphi = k \frac{\lambda}{2d} \quad k=1, \varphi=51^\circ$$

两值差别源于电子受正离子吸引，在晶体中动量稍大。经修正后结果与实验完全符合。

电子衍射图样：



(a)

(b)

(c)

德拜相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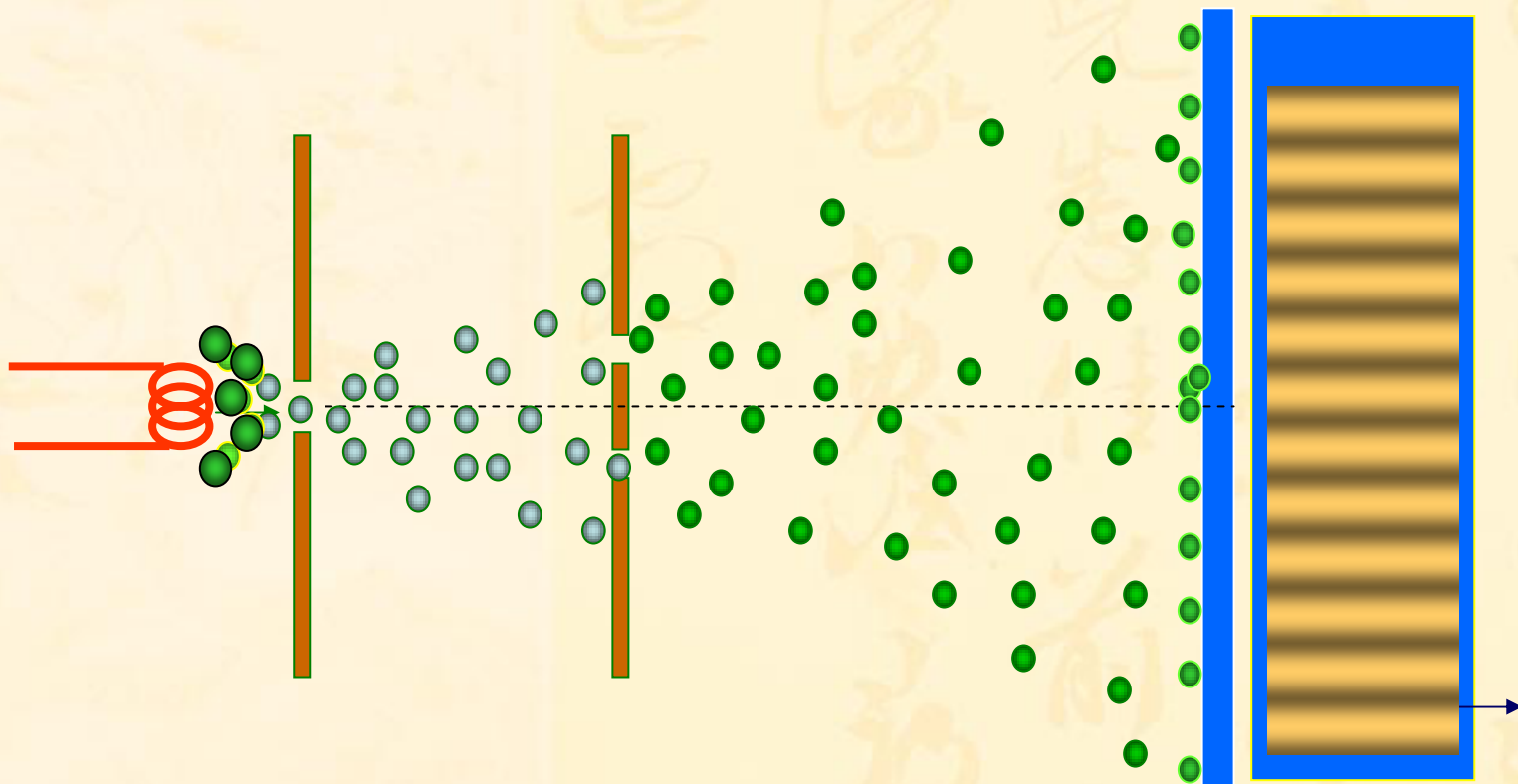
a) 波长为 0.71nm 的 x 射线通过铝箔所得到的衍射环

b) 波长为 0.05nm 的电子束通过铝箔所得到的衍射环

c) 中子通过铜箔所得到的衍射环

电子双缝衍射实验

1961年琼森将一束电子加速到50KeV，让其通过一缝宽为 $a=0.5\times 10^{-6}\text{m}$ ，间隔为 $d=2.0\times 10^{-6}\text{m}$ 的双缝，当电子撞击荧光屏时，发现了类似于双缝衍射的图象。



电子波动性的应用：

电子显微镜

电子波长比可见光波长小 10^{-3} — 10^{-5} 数量级，因而电子显微镜的分辨率可大大提高。

讨论：

宏观物体，如飞行的子弹 $m = 10^{-2}\text{kg}$ ，
 $V = 5.0 \times 10^2 \text{m/s}$ ，对应的德布罗意波长：

$$\lambda = \frac{h}{\sqrt{2mE_k}} = 1.3 \times 10^{-25} \text{ nm} \quad \text{太小，测不到！}$$

微观物体，如电子 $m = 9.1 \times 10^{-31}\text{kg}$ ，
 $V = 5.0 \times 10^7 \text{m/s}$ ，对应的德布罗意波长：

$$\lambda = 1.4 \times 10^{-2} \text{ nm}$$

§ 22-4 不确定关系 (Uncertainty Relation)

在经典力学中，宏观物体的运动状态是确定的。如任一时刻，宏观物体同时具有确定的位置和动量。

1927，年海森堡指出：对于微观粒子，不可能象经典力学那样，同时确定其精确的位置和精确的动量。位置和动量之间存在着不确定关系。

不能用经典力学的方法来描述微观粒子的运动状态。

以单缝衍射为例：

电子束经狭缝 a 衍射时，其位置的不确定量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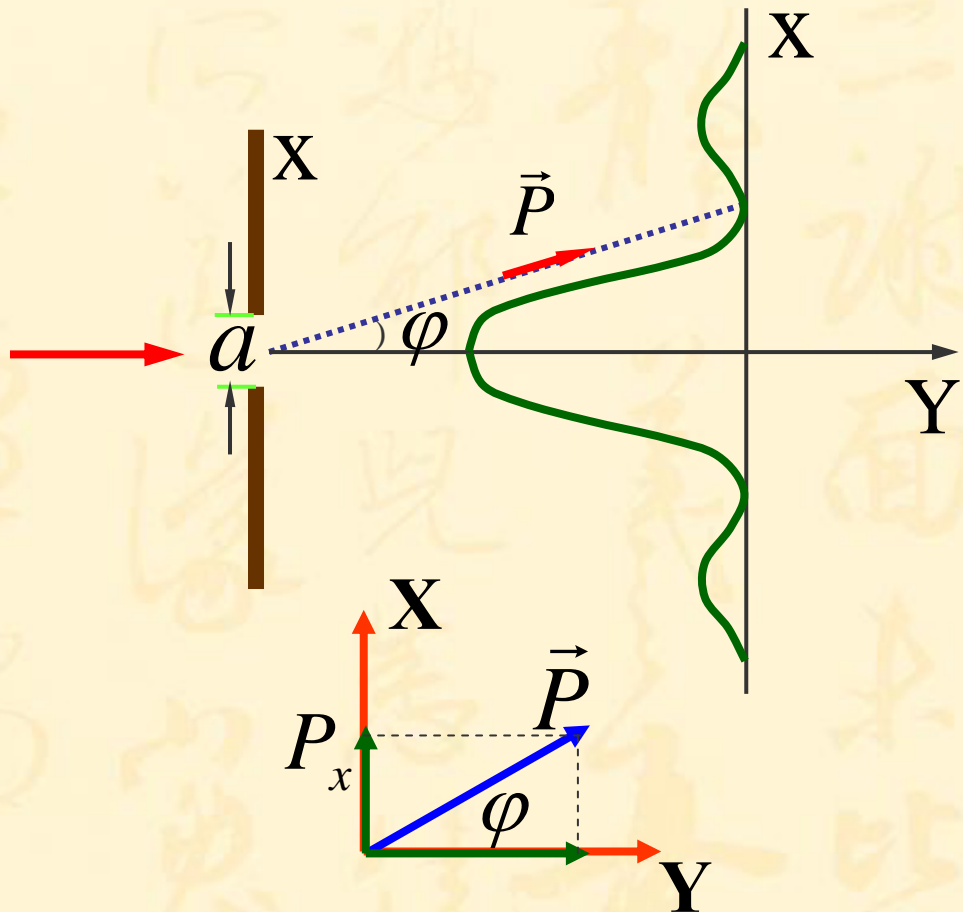
$$\Delta x = a$$

第一级衍射极小对应衍射角

$$\sin \varphi = \frac{\lambda}{a} = \frac{\lambda}{\Delta x}$$

设电子被限制在第一级衍射极小的范围内，则电子在 x 方向的动量分量：

$$0 \leq P_x \leq P \sin \varphi$$



可见电子在x方向的动量
不确定量为:

$$\Delta P_x = P \sin \varphi$$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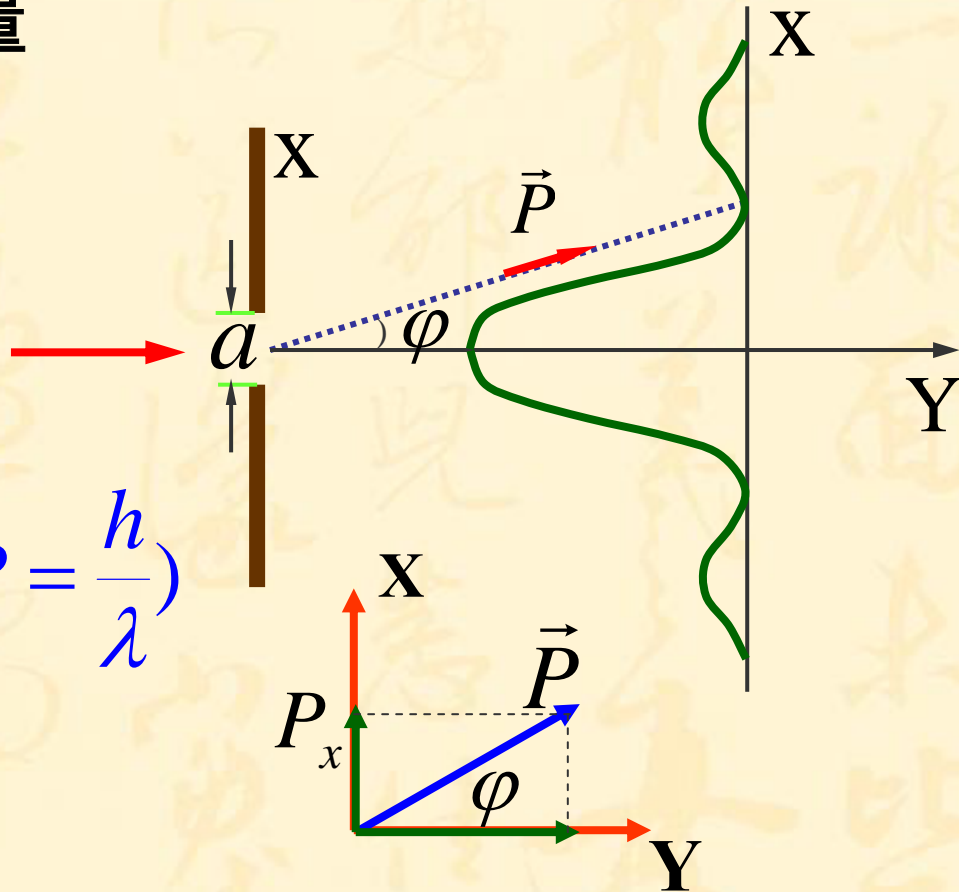
$$= P \frac{\lambda}{\Delta x} = \frac{h}{\Delta x}$$

$$(P = \frac{h}{\lambda})$$

$$\rightarrow \Delta P_x \Delta x = h$$

再计入各次极大, 则 $\Delta P_x \geq P \sin \varphi$

$$\Delta P_x \Delta x \geq h$$



以上是粗略估计的结果。应用量子力学原理可精确地推出：

$$\left(\hbar = \frac{h}{2\pi}\right) \quad \Delta P_x \Delta x \geq \frac{\hbar}{2}$$

类似地，推广到其它分量有：

$$\Delta P_y \Delta y \geq \frac{\hbar}{2}$$

$$\Delta P_z \Delta z \geq \frac{\hbar}{2}$$

海森堡不确定关系

讨论

1.海森堡不确定关系的物理意义：

同一时刻，微观粒子在某一方向的位置和动量的不确定量的乘积不能小于常数 $h/4\pi$ ，所以：

微观粒子的位置越精确（ Δx 越小），动量就越不确定（ ΔP_x 就越大）；反之亦然。

◆当位置完全确定（ $\Delta x \rightarrow 0$ ），则动量的值就完全不确定（ $\Delta P_x \rightarrow \infty$ ）。

2.不仅坐标与动量，而且角坐标与角动量、时间与能量也满足不确定关系：

$$\Delta \theta \Delta L \geq \frac{\hbar}{2}$$

$$\Delta E \Delta t \geq \frac{\hbar}{2}$$

关系式 $\Delta t \Delta E \geq \frac{\hbar}{2}$ 说明：

若一个粒子的能量状态完全确定，即 $\Delta E=0$ ，则粒子停留在该态的时间为无限长： $\Delta t = \infty$ 。

3. 不确定关系中的不确定量不是由于测量仪器或技术所致，而是由微观粒子的波粒二象性所决定的。

不确定关系反映了微观粒子运动的基本规律，它是自然界的客观规律。

4. 能否用经典方法来描述某一问题，关键在于由不确定关系所加限制能否被忽略。

例1：一质量为0.4kg的足球，以10m/s的速度飞来，如动量的不确定量为10%，求其位置的不确定量。

解： $\Delta r \Delta P \geq \hbar / 2$

$$\Delta r \geq \frac{\hbar / 2}{\Delta p} = \frac{\hbar / 2}{mV \times 10\%}$$

$$= \frac{6.63 \times 10^{-34} / 4\pi}{0.4 \times 10 \times 0.1}$$

$$\approx 1.32 \times 10^{-34} \text{ m} \rightarrow 0$$

位置和动量能同时确定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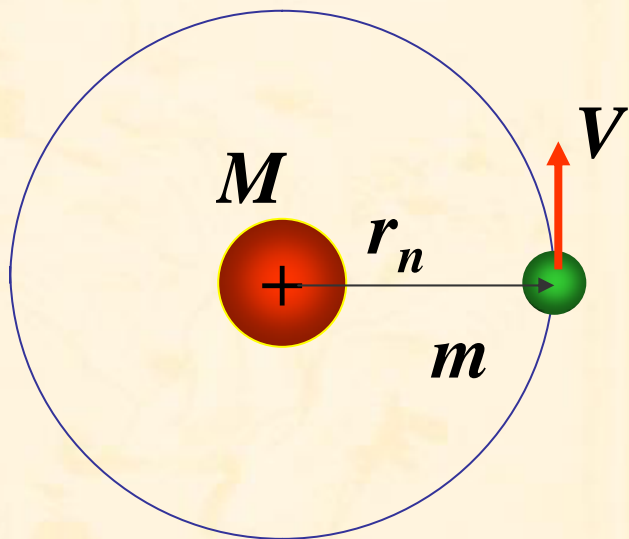


足球运动员完全不必担心由于有波动性而一脚踢空。

h 所起的作用可忽略

例2：氢原子线度的数量级为 10^{-10}m ，氢原子中电子的速度为 $V=10^6\text{m/s}$ ，求其速度的不确定量。

解： $\Delta x \Delta P_x \geq \hbar / 2$



$$\Delta V \geq \frac{\hbar / 2}{m \Delta x}$$

$$= \frac{6.63 \times 10^{-34} / 4\pi}{9.1 \times 10^{-31} \times 10^{-10}}$$

$$\approx 6 \times 10^5 \text{ m/s} \rightarrow 10^6 \text{ m/s}$$

ΔV 已达 10^6m/s 数量级，位置和动量不能同时确定，经典轨道概念不再适用。